

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第 四 輯

(內 部 發 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六四年·兰州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兰州市第一新村）
甘肃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
甘肃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部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 $6\frac{5}{16}$ 印张 • 130,000字

1961年9月第一版 1964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320册

*

统一书号：11096 • 4

定 价：(9)0.90元

編輯 凡 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于征集、保存和积累历史資料，并推动征集、撰写資料工作的繼續开展。

二、本選輯所选的資料，主要是从清末到解放以前各个时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宗教、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事实（也有一部分涉及到近百年来有关民族事变和自然灾害等調查研究的資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所見所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为撰稿人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料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所以本選輯作为不定期刊在內部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欢迎閱者提出补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伪第一师在川西北与红军作战记略	石德安 (1)
腊子口战役回忆	張覺僧 (5)
红军长征从腊子口到岷县	王震亞 (11)
一九三六年岷县被围记	孙伯泉 (17)
伪陆军三十五师在隴东地区截击红军记实	馬培清 (29)
甘肃省議會記闻	慕文云 (37)
一九一九年倒张 (广建) 运动亲历记	張錦堂 (45)
张兆鉀盘据隴东	魏紹武 (51)
金树仁在新始末	陈 泮 (56)
我对孙连仲主青主甘期間的一些回忆	孟企三 (70)
馮玉祥与“雷馬事变”	李世軍 (82)
清末甘肃文高等学堂的 片断回忆	赵元貞、永梓、談鳳仪 (97)
記甘肃文高等学堂附設中学班	陈伯輔 (107)
我所亲历的甘肃存古学堂	韓定山 (109)

清末至抗战期間副茶行銷西北

- 簡述……………楊自舟、董文廷、聶丰年（115）
- 解放前甘肅的火柴業……………張善卿、陸星橋、張石父（123）
- 谷正倫在甘肅的几項反动財經措施……………潘錫元（135）
- 清末彭英甲舉辦甘肅洋務實業的一些情況……王公度（142）
- 清末修建蘭州黃河鐵橋始末記……………邢邦彥（148）
- 關於田崑山查辦卓尼兵變案的經過……………賈大均（153）
- 甘肅舉人請廢馬關條約的文獻……………李鼎文（167）
- 我國伊斯蘭教中的“哲赫忍耶”門宦……………馬守禮（171）

補充與訂正

- 關於〈雷馬事件中之馬文車〉一文的訂正……………李世軍（190）
- 對文史資料第三輯石琳所寫〈我所知道的國民黨
甘肅省黨部的活動情況〉一文及同輯龍右天、
牛海秋所寫〈一九三二年蘭州中上七校教職員
索薪運動〉一文的一點補充……………楊作榮（191）

伪第一师在川西北与红军作战記略

石 德 安

一九三四年冬，驻天水的伪第一师师长胡宗南，恐川北門戶广元为红军占领，派其独立旅丁德隆部进驻广元，以阻止巴中、旺苍的红军西进。红四方面军曾以少数部队数度围攻广元，终以丁部独三团营长姚作均部的顽抗，均不得手。胡宗南曾先后派独三团刘超寰部（欠一营）、补充旅第一团蔣志高部增援，均被红军邀击，败刘团于青木川、石門关；全歼蔣团于羊模坝，蔣团军官无一漏网。围攻广元之红军，于两次打援获胜后，便撤围沿白龙江西进，与北上红军会师。

蔣介石得悉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有在川西北会师的消息后，明令胡宗南率第一师全部入川西北截堵。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胡率其第一旅李铁军部、第二旅李文部、补充旅廖昂部共八个团由天水出发。另外还编组了一个游击指挥部，以刘鸿勋为指挥，下屬汪勇刚、张俊耀、朱晃群、谢襄渠四个支队约八百余人，随军行动。同年四月上旬胡部第六团与游击部队在阳平关与驻该地之红军发生战斗后，胡部即由略阳进驻阳平关。胡部在阳平关广布便探，并进行各种诬蔑宣传。我曾亲眼看見第六团一个少校政训员化装乞丐，以企诱骗散留在当地的红军人员。与此同时，胡军又进至戴家坝，该处红军亦撤退未久，居民听见胡部到来，逃避一

空，所需给养，都是沿門搜寻，居民被掠如洗。

同年四月四日晚，忽传宁羌、大安驿、朝天驿等地红军有向胡部进袭消息，胡军闻讯，手脚忙乱，惶惧已极，立即布置队伍，终夜警戒，结果是一场虚惊。时丁德隆旅已从广元撤至碧口，胡部亦决定进驻碧口。在戴家坝休息两天后，遂沿白龙江西上，经燕子砭、李子园、姚家渡前进。其游击部队曾在李子园被红军伏击，但损失不大。在沿途行军时，经常发现红军疑兵，尤其在白龙江南岸的山林中和青木川一带的森林里，随处能看到红旗飘扬，有时还听到清晰的进攻号音，当胡军准备迎击时，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了。一路上胡军小心翼翼，十分紧张。四月下旬，胡军师部始到达碧口，部队在碧口休整约一星期后，胡令其第一旅沿摩天岭穿原始森林西进，向平武方向的红军进击；第二旅和独立旅经大刀岭、蒿溪、三锅石之线向青川一带的红军搜索进击；补充旅一团驻碧口担任警戒；补二团、补三团为第二旅和独立旅的接应部队。

当胡宗南未到碧口之先，由通、南、巴等地败退到碧口的地方团队和难民，约近万人，因此当地秩序十分混乱，胡到达后，虽稍见安定，但配属胡部作战的伪四十九师伍诚仁部，也要经过碧口向川西北前进。碧口为一山区城镇，一时粮荒十分严重，兵荒马乱，人民群众所遭受到的灾难，更是不言而喻了。

李文的伪第二旅于攻克青川县后，继续沿涪江、平武县、格达坝、水晶铺、三舍驿之线越宝雪顶（俗称大雪山）向松潘前进。红军于胡军未到前即将辎重及伤病人员移驻涪江西岸，因此在青川、平武战斗中，红军毫无损失。胡宗南于获悉李文部“胜利西进”的报告后，于同年五月初率师部离开碧口向松潘进发，六月下旬始到达松潘。其所部据樟腊、较场坝、毛牛沟、哈密寺、邱吉寺等处与红军对峙，并时有接触。据同年八月初胡军前方战报：第一旅的第

一、二团在安顺关、北定关据守岷江东岸，第三团随旅部驻平武作第二梯队；第二旅第四、五团在镇江关、镇平一带，隔岷江与红军对峙；第六团进攻金家崖沿江一带时，与红军发生激烈战斗，四、五两团同时参加作战，四团团长沙友梅当场被击毙，三个营长中两个阵亡（刘和鼎、邓滌果）；五、六两团伤亡亦大。据守岷江东岸之二团团长沙杰亦负伤。独立旅在校场坝、毛牛沟、上下包座与红军激战，双方均有伤亡。胡受谦的补三团先驻雪山麓下的三舍驿、小河营，后亦开到邱吉寺参加战斗。及至八月下旬，胡部各线不支，向松潘溃退。曾在松潘南的白塔山发生两日夜的激烈争夺战，胡宗南在危急中，组织了人数约一个营的敢死队，以第四团副团长徐保为队长，才稳住了白塔山战斗。松潘四面皆山，白塔山最为险峻，此山一失，松潘即不能守，因此胡军以死争之。后来胡将指挥所移驻此山，城内只留师部、医院、兵站等。当时的情况极为紧张，尤其校场坝、毛牛沟丁旅失利后，松潘最为危急。接着四十九师全师被歼的消息传来；第二旅全线溃退；派赴毛儿盖的第一团加强营李日基部，也被红军围歼，李日基仅率百余人突围，直到李铁军旅及胡受谦团驰援时，这一线战事始趋缓和。当时不仅战事失利，且因给养困难，部分士兵又吃不惯青稞与牛肉，致发生严重的腹泻症，死亡很大。又兼气候已渐寒冷，而士兵仍着夏服，竟有整排被冻死情况发生。有个别部队连青稞燕麦都接济不到，有时靠掘野菜充饥。以此军心涣散，士气消沉，此种情况，直待伪中央驻四川参谋团调拨粮食运到后，略有好转。同时，陈沛的六十师、杨步飞的六十一师、王耀武的中央补充旅和鍾松的第二师补充旅援兵开到后，胡部才免于全军覆没。

伍诚仁的四十九师在邱吉寺与红军展开激战，经三日夜，该师即被击溃，人员损失达百分之八十以上，装备损失殆尽，逃散之士

兵，无衣无食，有的赤身跣足，仅用两张羊皮束蔽下体，沿途乞讨，后奉令在汉中收容。尤其伪六十师和六十一师，原系十九路军改编的，士兵多为广东籍，对草地生活，更不习惯；中央补充旅和第二师补充旅，又都是新近成立的部队，缺乏战斗经验。胡宗南鉴于四十九师失败的惨状，不愿这些部队担任第一线任务，仅令在樟腊、黄胜关、西宁关、哈密寺、上下包座一带的第二线上活动，后川西北战斗结束，即令开回成都附近。

胡宗南的部队在松潘与红四方面军的一部相持至同年十二月，时已冰天雪地，士兵因饥寒已无力进行战斗。同时红军主力由毛主席率领早于九月间即通过黄胜关草地突破腊子口进入甘肃；与胡军对峙之红四方面军于十二月亦陆续向四川、西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撤走，蒋介石又令薛岳、周浑元、梁华盛等部截击，仍着胡宗南回甘堵击北上红军。胡部遂经樟腊、哈密寺、弓刚岭一带的原始森林，进入甘肃的黑河流域，攀越西固大山经西固（今舟曲）、西和、马渡、鸳鸯嘴到达甘谷，此时胡宗南已惊恐成病，遂在甘谷西三十里铺的一座山寺中养病。他的部队即驻扎甘谷城乡一带。此时胡部真是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且兵员损失数目很大（每连只剩四、五十人），蒋介石令其暂驻整补。胡遂遣散游击部队，另募兵员补充；并将原留甘的训练单位，一律编併给部队，直至一九三六年三月，始又率部入陕。

作者原在伪第一师师部担任军需工作，对胡部在川西北阻击红军情况，仅就亲身见闻，简要记述如上。错误和遗漏的地方当然很多，还请知者纠正和补充。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腊子口战役回忆

张觉僧

一九三五年秋，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松潘、毛儿盖入甘南藏区北进。伪陆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奉命截击，其第一旅旅长梁应奎担任腊子口方面的指挥，当时我正担任该旅参谋长，也参与此次战斗。现就见闻所及，叙述如下。但因时经二十八年，仅凭回忆，或有未尽详确之处，希望有关人士予以纠正。

是年九月上旬的某日，鲁大昌接到驻天水伪第三军军长王均的通报和伪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的电令，大意是：据空军侦察报告，红军先头部队已由松潘以北毛儿盖进入草地，有经甘南藏区向洮（临潭）、岷（县）北上企图。除着夏河、洮岷地区部队严密警戒外，由贵师速调集兵力进驻腊子口附近构筑工事固守，并相机截击。另派唐淮源第十二师前来岷县支援。鲁接电后，对红军作如下判断：（一）经草地至夏河，入青海转出河西，与新疆联络；（二）经草地进入西固、武都，据守阶、成山区休整后，向汉南或陇南发展；（三）红军万余人经草地，因无粮弹，被藏民歼灭。并即作如下部署：

第二团由武都两水镇调临潭新堡、杨花桥之线；第二旅由陇西调岷县西大寨（县西四十里）至新堡之线；第五团由西礼调岷县西南三十里之三岔门，将王世惠第三营分驻于腊子口；调第六团驻康

朵，派中校团附赵国武率赵秀峰第一营和十二师的一个张营，占领刀札山（康朵西南之左），少校团附王枢五率王桢第三营和十二师一个和营占领黑札山（康朵西南之右），第二营驻康朵为团预备队；骑兵团调临潭旧城一带，特务团随师部驻岷县，第一旅旅部和第一团仍驻武都待命。

大约九月九日左右，梁应奎接鲁大昌电令：“红军已由包座向我前进，该旅长将第一团留一营暂驻武都，速率其余两个营到腊子口附近，指挥朱显荣第六团固守腊子口要隘，并相机进击。梁接电后，即留孙铁峰第三营驻武都，其余一二两营及旅直属部队经西固沿白龙江西上。惟当时秋雨连绵，江水暴涨，沿江小路，被水淹没，机枪、迫炮驮骡不能通过，但师部连电催促，不得迟延。遂决定将机炮由人扛抬，随步兵找坡路前进。并留一部俟水落率同驮骡随后赶来。

十七日下午三时左右，梁应奎到达康朵，与第六团团团长朱显荣见面，据该团防守黑札的第三营报告：“十六日下午红军先头前哨与我派出之侦察部队在黑札山阵地前方约数里之处遭遇，经互击后，各自退回。本日再未接到报告，情况不明。但西山背后，隐约有机枪声可闻。已派出连络部队，尚未见回报”。梁即指示朱显荣迅速再派人去连络，弄明情况，严密戒备。随即继续向腊子口前进，我同梁应奎走在部队前头，刚出康朵约三里之处，闻西山背后枪声甚急，旋又发现由山顶上溃退下来了约一连部队，争先恐后往山下乱跑，丢甲丢盔，状甚狼狈。经询问后，始知系朱团派出的连络部队，因红军已由黑札右侧绕到后面，把守黑札前线的部队与团部隔断，前方情况不明，红军又在后边追击，遂向侧面落荒而逃。梁遂收集这批溃兵，跟在后边，继续沿腊子沟向腊子口前进。

由康朵到腊子口，是一条长约二十里的深沟，中间流着腊子

河，向南归入白龙江，为白龙江之主要支流。河两边夹着高耸入云的大山，两山长满树林，疏密相间。沿河仅有一条逼窄小路，蜿蜒崖际，行人不能成列。红军在后面追击，梁应奎和旅部人员惊慌失措的向前奔跑，自相拥挤，行进很慢，及到腊子口时，已日落西山。

腊子口真是一夫当关、万人没开的天堑，沿腊子沟两边向北延伸的山头，在此彷彿合拢起来的样子。由沟底仰望上去，山口只有三十来公尺宽，两边绝壁峭立，腊子河即从沟底流出，流速湍急，至此激荡而成漩涡，水深不能徒涉。在腊子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着一座东西向的木桥，把两山连接起来。要经过腊子口，除通过此桥再无别路。桥东山脚林缘有鲁军预筑工事，口里当中突出一块石堡，高宽约三、四公尺，上面筑有碉堡。口子后边有三角形的一片谷地，利用山坡亦筑有工事。我们察看形势后，配备兵力如次：第一团赵国华营占领桥东沿山脚工事，四架重机枪排列在桥头堡内，封锁向木桥进攻的道路；原驻在此的第五团王世惠营，仍占领三角形谷地的阵地，并作好战斗准备。

此时已近黄昏，忽见第六团团长朱显荣只带两名传达兵退了回来，据他说：“红军从右侧绕到后边，将团部和预备队冲散，团部人员和电台已不知去向，刀札、黑札情况不明。附近树林子里，到处都有红军出现。”梁即指责他说：“你指挥五营兵力，没有见仗，自己就跑回来，这样，如何向师长交代”？并即令其率领该团退下来的数十名士兵，占领左侧山腰，掩护我左侧背。朱听了命令之后，即率着残部走了。谁知到夜十二时，旅部派人去看，他已不知去向。以后才知道他一直跑到渭源潜藏起来，战事结束后，才把他找回来了。梁应奎率旅部人员当天到距腊子口后面约五里的竹立旗地方，札好旅指挥部。将腊子口部署及朱显荣溃败情况，电报师部。十二时左右即接师部复电，指示梁应奎，指挥现有部队，必须

固守腊子口要隘。并派王咸一率特务团前来应援，约拂晓即可到达。

当晚九时左右，红军即向腊子口鲁军阵地开始攻击，先用机枪不断的轮番扫射，步兵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猛攻，鲁军在掩蔽部内一枪未发，俟红军攻到桥头时，开始以机炮、手榴弹集中火力封锁住木桥的入口。虽经数次冲锋，但红军因地势不利，大部兵力限于地区狭隘，无法展开。鲁军依天然要隘和坚强工事，都没有被攻过桥来。中间曾停止不多时间，接着红军又发起猛攻，这次火力较前更为激烈，鲁军阵地后面的石崖上，被子弹打得火星乱冒。接连数次冲锋，都未得手。但鲁军已惴惴不安，不断向旅部报告，恐难支持，请增派援兵。这时旅部只控制一个特务连，因无兵可派，只得把后边第五团的王世惠营调到前方，换下赵国华营，到后边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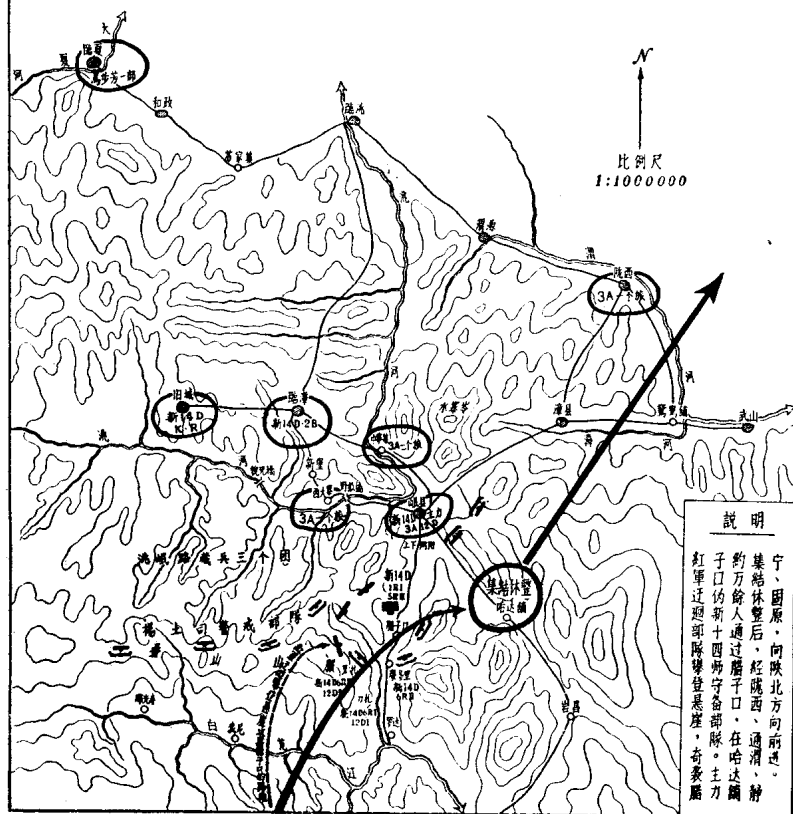
十八日二时前后，红军停止了攻击。梁和我的判断，一定在拂晓前要来一次更加剧烈的进攻，遂令王营作好准备，并令必需坚守，以待特务团来援，决不得随便撤退。一面又给师部报告情况，并催特务团迅速来援。但师部一直再未复电。至五时许，红军果然又开始了攻击，一面仍用少数部队从正面猛攻，一面用较大兵力，潜从鲁部左翼的树林中攀登险绝的石山，以袭鲁部侧背。我们发现情况后，虽知那边是断崖悬壁，不可能绕过去，但侧背已受到极大威胁，军心动摇。天刚亮时，战斗越来越激烈，有一次，英勇果敢的红军攻过桥来夺机枪，将一座机枪架都扯坏了，终因人少，没有夺去。战斗至此，鲁部一个连长受伤，士兵受伤者亦有十余名。守备营长亲来旅部报告，如不及早退却，天大亮就撤不下去了。这时还未见援兵到来。遂决心先撤到达拉山，再待援兵。当鲁部转移至达拉山时，师部派副官押送的迫炮弹到来，当时以为特务团也快来到，但据该副官谈，师部在岷县方面现只有一个特务团，不能开动。鲁大昌曾要求十二师派兵来援，唐淮源师长不答应，并对鲁施

加压力，大有要把鲁部从岷县赶走的样子。梁应奎了解了这种情况后，乃令将迫炮排列在山顶上，向追击的红军猛轰，把几箱炮弹打完之后，留一班步兵作掩护，其余部队一直向岷县撤退。抵岷县南关时，已至深夜，十二师在此放哨，不让通过，遂住到南关。次日早晨撤到城西南的张家坪，师部已奉令开始向临潭后撤。梁应奎也于十九日晚后撤，岷县交由十二师完全负责。同日清早，红军大队已抵哈达铺，在该处休息两天后，继续向漳县、通渭之线北进。没有向岷县进击，十二师亦龟缩未出。当时岷县有一种传说，十二师与红军有密约，互不侵犯。后我到岷县碰到十二师朱旅长与之闲谈，他说：“蒋介石用火烧葫芦峪的阴谋，消灭杂牌部队。我们不願意打红军，因为红军消灭了，我们也就沒饭吃了”。当时我和他都有同感。可見反动派军队内部矛盾的一斑了。

关于朱显荣的第六团和十二师两个营在刀扎、黑扎失败的情况，直到后来了解是这样的：九月十七日下午，朱部派出的前哨侦察兵与红军前哨部队遭遇，互相放了几枪后各自退回。当晚沒有动静。次日早晨，发现红军驻地到处火起，旋即向鲁部右翼黑扎山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接着又发现红军已由右侧绕到通往团部的后方康朵山口，有直捣团部模样。此时前后已被截断，腹背受敌，于是军心动摇，全线混乱，自动向左翼黄家路、黄家大山东南方面溃退。及至次日到洛大集中时，连第一团留在后面第二营合计，共有残破不全的六个营，经营长们协商同意后，决定緣宕昌退回岷县。到宕昌后，听说红军已到达哈达铺，师部已撤临潭，乃绕闻井鎮返回临潭师部。

（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一九三五年甘肃洮岷地区国民党兵力部署及红军攻佔腊子口说明图



紅軍長征从腊子口到岷县*

王 震 亞

腊子口位于岷县的西南部，为由川西北藏区草地进入甘肃的門戶。周围是崇山峻岭，两边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三十多公尺宽，流着湍急深浚的腊子河。岸右紧靠绝壁，岸左有一条通往岷县的公路。

一九三五年九月间，腊子口一带正是阴雨连绵的季节，在这条路上，晴天行军也要注意，稍不留心就有跌进河里的危险，当时大雾弥漫，大军通过，更为困难。蒋介石在红军长征途中，曾调动几十万大军，想把红军消灭，但结果都是徒劳无功。当时又想利用腊子口天险，阻击红军，一面调王均第三军的十二师唐淮源部驻守岷县，责成原盘据洮、岷一带的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坚守腊子口及其附近地区。鲁遂令其第一旅梁应奎部驻守白龙镇（哈达铺），第二旅蒋云台部驻守梅川和红水沟一带，以朱显荣等三个团的兵力扼守腊子口。

同年九月十八日，红军主力在毛主席、周恩来等同志的率领下到达了腊子口。鲁大昌以雄厚兵力又凭藉腊子口的险峻地势，想一举而击溃红军，以成其所谓“不世之功”。因此，他命所部在腊子口周围构筑了无数的碉堡，在口内又修建了两道封锁线，都配备了重兵，防止红军入境。十九日晚，红军从正面向鲁部发动攻击，并